

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四

武 寧 學 生 張 汝 霖

刑于寡妻傳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晉曰乃寡兄勗正義曰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

按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肆爾小子封稱封爲弟則自稱曰寡兄矣孔傳因乃丕顯考之言遂以寡兄指武王不知祖自得稱考

祭法云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頌之雖曰
假哉皇考箋云皇考斥文王也文王干成王爲王
考而亦稱皇考故正義曰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
其父祖故也然則書之顯考亦卽成王稱文王矣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二語一氣成文不得一對
周公稱武王爲乃寡兄一對康叔爲成王稱汝小
子矣孔氏之傳自不可從宜立異者反不立異而
引以爲証與毛傳難不知毛傳言適妻者止是恐

人誤以寡妻爲寡居之妻故以適妻訓之其曰寡者如君稱寡人稱夫人于異邦曰寡小君之例不必著之而自明者也其意豈與鄭氏言寡有之妻者同哉

無射亦保傳保安無厭也箋云保猶居也于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于位正義釋箋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七訓爲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

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
宮在廟爲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養老
輕于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于祭養老則可容之
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廡時也

按鄭氏自主大射擇士之說則不能射者不得與
于祭此其例已此詩無射毛以爲無厭如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之射詩非無以射訓厭者鄭氏解無
射爲無有射才而又拘于擇士與祭之說因取在

宮之宮訓爲辟靡又取無斃之斃改爲無擇孔氏
又從而疏之云別文陳之言行化有二事廟是祭
祀則宮是養老若此則經宜先云無射亦保矣不
然何分陳之而忽倒其序乎

烈假不瑕傳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
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源也正義釋
箋曰鄭讀烈假爲厲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疫疾
也或許癩痕病也是厲瘠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

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癘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詩文以厲而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癘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終則瑕當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違文辭不次故易之也

板仙人唐公房碑癘蠱不遐正用此詩之語當是三家之詩有作癘蠱不遐者其時三家未亡世人遂本而用之碑在東漢之時鄭讀烈假爲厲癘與之暗合則鄭固不爲無據但三家之學本多難從

鄭氏箋詩意在宗毛而又引三家以亂之是自違其本志矣而何容深論耶

古之人無斃髮斯士傳古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于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釋文云斃毛首亦厭也鄭作擇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釋箋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

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

按鄭氏改經之處多云某當作某然亦有直改而不復著之者如皇矣其政不獲毛作政左傳亦引作政鄭箋作正釋文政鄭作正文也此詩古之人無斃釋文云斃毛音亦鄭作擇亦是直改而不復著明斃當作擇耳近人嘗有因釋文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遂集矢于肅謂其竊增毛傳以與鄭難經之無斃毛

本作擇作斲者亦肅所私改此非也以今推之與
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禪褻衣也直改作禪可
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箋云見之可以樂飢直
改作瘵顯與毛異更不著云某當作某然則此詩
不但不著云斲當作擇并毛傳亦刪去以快已說
耳陸氏見鄭本無此傳而王肅之本有之著遂云
此王肅語如韓魯詩之說世已無傳見于鄭氏之
書卽曰此鄭氏語云耳陸氏爲毛作音可証毛本

原作敦呂伯恭讀書記引董氏曰古之人無野幹
詩作擇然則鄭之作擇當卽本韓詩鄭之改經有
目共視若疑王肅私改毛詩以難鄭則鄭之與毛
異者不知凡幾將皆爲肅所私改乎且以家吟戶
誦之經而私改以難鄭愚後世則可何以愚當時
乎肅既不滿鄭必不至自蹈改經之失若必改毛
本以難鄭則王肅自守之本容許其改舉天下之
毛傳能盡改之乎有一本之未改而爲當時所覺

則攻鄭而適以自攻肅肯爲是哉知無戮之非肅
改者卽知毛傳之非肅增也知毛傳之非肅增者
卽知毛傳之普遭鄭刪也世無王肅而鄭之說汎
濫于天下矣信鄭而疑肅夫獨非崇鄭者之過乎
雜此二國其致不獲雜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
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君也箋云二
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
也祖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于

天心密阮徂共之君子是又助之謀言同于惡也釋
文云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

按序云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之修
德莫若文王論代興之大局則二國宜指殷夏論
監觀之有赫則四國宜指四方召誥曰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其言二國亦指夏殷也多
方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圖
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錫烝天惟降時喪卽所謂維
彼二國其政不獲也天惟求爾多方卽所謂維彼
四國爰究爰度也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卽所謂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也惟我周
王黨承于旅卽所謂迺眷西顧此維與宅也今我
曷敢多辭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其言四國亦指
四戶也較之此詩一則銘誥之文一則大雅之體
語鮮有詳略而大意相符毛公之傳確乎而不可

違鄭箋好出新奇孔疏爲之詭遇固已獨惜鄭氏
依託毛公之傳隱宗三家之詩三家皆失傳而鄭
氏乃得附青雲而上抑亦有幸有不幸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
路大也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
夫殷之惡况周之德文王卽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
云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釋傳曰毛
讀患爲串七習夷常路大皆釋詩文王肅曰天以周

家善于治國徒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子常道故
得居是大位也正義釋箋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
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
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夷也爲西戎
國名也普傳作吠夷蓋吠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兮異
耳或作犬夷犬則吠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
鄭以義言之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
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瘠

孫毓載遂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板經文若本作患毛公必就患字訓之豈肯輕讀爲串然後訓之爲習而屈經文以就傳意哉音義謂或云鄭音患是直鄭讀串爲患耳鄭訓得阮祖共用魯詩則一本作患者亦當是魯詩其手詩之

經自作串字非手讀患爲串也孔氏本知毛不改
經而于此上下其手謂毛讀患爲串謂鄭以詩本
爲患故不從毛是寃毛矣不思此句不從毛義則
失經遠甚天意遷就文王之明德而文王習其常
而德愈大天又爲之立其妃配是受天者既已堅
固矣如此說義其條貫井然忽于中揅爲患之混夷
文王載伐以應天意之語則于天立厥妃句文勢
不協且患夷載應之語于文不足亦不可強須用

文王則侵伐爲患之混夷以應之如此繁冗之句以達其意然後可解不已迂乎又如經言患夷載應則侵伐之事經所未陳鄭訓路字爲應路應之義亦復古所未有捕風捉影以與毛毚入毛室而操戈夫何爲者耶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傳慶善光大也箋云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正義釋箋曰易傳者以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卽言此

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

按篤慶錫光自是天之所命大伯之事也子則友
中見之不爲偏舉若謂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卽
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則下言受祿上先言
此二句明已是天錫之事矣凡無端而好立異者
必無所當于經也

齊人不恭敬距大邦侵阮祖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
遂往侵共箋云阮也祖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

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于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薦于周祐以對于天下
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
也五百人爲旅對荅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
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象正義釋箋曰箋
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
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
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

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卽言
侵阮祖共則侵阮祖共卽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
王侵此三國徵兵于密密人拒其義兵也王肅云無
阮祖三國孔晁云周有阮祖共三國見于何書孫毓
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邦崇未
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
無此三國故訓祖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邦下
言祖放祖有師旅明祖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

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卽成文也于時書史敗亡安可
更責所見張蠋云晁豈能具數此詩諸侯而責徂共
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于舊
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
徂共耳書傳亦無獫狁承薇稱獫狁之難復文王不
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于考校亦據
而用之正義釋傳曰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
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

上不見故于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此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得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于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于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又正義釋箋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爲通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

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

按鄭氏先通韓魯故注二禮與箋詩異鄭志答臧
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
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夫韓魯
詩之不可從鄭固已知之矣如闕旌刺時芣苢傷
夫有惡疾燕廣悅人汝墳辭家黍離伯封作鷓鴣
諄人此韓詩之說也二子乘舟爲汲之信母作黍

離爲壽閔其兄作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
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柏舟爲衛宣夫人
作之等皆魯詩之說也毛詩以有子夏之序及其
說多與聖賢合如 變烝民小弁等經孔子之論
者毛傳皆若合符故其書獨正韓魯雖廢而毛獨
存也鄭氏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或若隱略
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今考其書宗毛者
十之四依韓魯以亂毛者亦十之四下已書以倍

毛者又十之二他記注之不復改已自知其過矣
箋毛詩而復不從之此何故哉如此篇王赫斯怒
爰霽其旅以邊徂莒以薦周祜以對于天下孟子
引之徂莒詩作旅傳云旅地名趙注孟子云于是
整其師旅以邊止往伐莒者正義曰皇矣云以邊
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邊徂莒者按春秋隱二年書
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是旅之爲地名與
孟子相合也韓非云文王克莒必莒有罪而文王

討之後已服于周而密人侵首故整其旅以止之
此句定而侵阮徂共之句亦定矣孔氏謂拒大邦
之下卽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卽是密人拒周
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于密密人拒其義
兵然則經宜云侵阮徂共密人不恭敢拒大邦矣
不然于箋語失次也且經陳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是由密人不恭侵我周地而然若文王侵阮徂共
而密人不恭以拒王也赫斯怒宜密之怒矣乃整

其旅而以按徂人之旅置密人于不問且赫斯怒
整其旅合之下文伐崇墉明聲罪致討之師矣而
謂之侵阮徂共豈文王問罪之舉哉上下前後語
氣皆不貫串非經理也王肅孔晁孫毓諸公皆不
信此說而苦辨徂國之有無夫徂國之有無則固
孔冲遠輩所得而強爭者也不能具數此時諸侯
而責徂之非國宜爲所難矣雖然孔氏之隱則已
從此露也其云事在此詩卽是成文于時書史敗

亡安可更責所見然則舉凡經之所有任鄭氏訓
之不必問理之當否皆難更責所見矣其云魚詩
之義既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于舊說非鄭
之創造然則舉凡魯詩之所有任鄭氏本之不必
問理之當否皆是出于舊說矣其云書傳七年年
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獫狁采
薇禘獫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然則反謂古人
經傳皆不可據而鄭氏之論獨不磨矣其云鄭之

此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于考校亦據而用之一
皇甫謐何足引爲鄭助理所不可易不從毛傳而
信魯詩又安用參毛傳玩毛詩依傍其書而自爲
立異云乎哉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鮮善也乃始謀
居善原廣平之地正義釋傳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
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正義釋箋曰以其已繫岐
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

按公劉之詩叙遷函事二章曰陟則在嶽復降在
原三章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覲于
京五章曰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濕
原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六章曰于幽斯館涉渭爲
亂詳叙嶽原岡濕而後言幽焉召詔曰我卜河朔
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瀆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
東亦惟洛食未嘗曰爲已繫于洛已繫于幽不應
復言餘地也且鮮是小山之別大山者耳庶其形

勢不嫌與岐陽復不嫌與岐陽奪鄭氏何爲苦與

毛異哉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也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

按詩之仇字毛鄭皆異以事必有對有嘉匹卽有怨耦故得兩立其說至賔載手仇之仇毛以爲仇

匹鄭氏更不得作怨耦之解而改讀爲鄰此詩仇
方亦能各立其說但詢字之義雖訓爲謀而毛義
與左傳所云咨親爲詢之意相合

崇墉言言傳言言高大也箋云言言猶孽也將壞貌
正義釋傳曰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左傳唯云言言
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
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
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國壞城耳于時非無拒者故

得有訊馘正義釋箋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
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
城故知言亡仇亡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薨亡
是舉我之容故猶孽亡也傳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
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壘而
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
其實此言訊戰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
左傳子魚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

桀僖十九年宋人圍曹時猶周之中葉文王之事
未至失傳使當日伐崇而戰則公子魚安能隱其
戰事哉褒美過實何以動宋公之聽又左傳說言
言高大皆毛傳相合左氏以周時之人言周初之
事必得其實若謂臨衝本所不用不應言之則傳
固明云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
伐之因曩而降固不爲不用臨衝亦豈得爲攻城
將墜而降也若是壞城執訊兵家之常語何所爰

文王以德服崇耶詩美之傳稱之明伐崇之後更
美于他舉矣因詩有臨衝之言而謂文王以力服
人因鄭箋而不信左氏之說皆孔氏之見也

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
乎鼓與鐘也

按論語序解正義曰論者綸也輪也以此書可經
綸世務故曰綸圓轉無窮故曰輪又釋名論倫也
有倫理也玉篇云論思理也增韻云紬繹討論也

然則得其倫理謂之論思其倫理亦謂之論思也
者始之事也得其倫理者終之事也鄭義雖與毛
小別則理自可通凡不從傳而無傷于經無違于
理者皆可兩存不必因毛而廢鄭也

學詩毛鄭異同錢卷十五

武 靈 學 生 張 汝霖

屣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傳屣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

體敬上然其左右所止任如有人道感已者也于是
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
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正義釋箋曰張嘏云詩之
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娥以元鳥生商而
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譽爲稷契之父帝嚳
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詳何故但歎
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
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盡

得鄭旨正義釋傳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鵠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爲高辛氏之帝親承禋祀姜嫄從于帝而往見于天行在後而踐帝之迹跡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又正義釋經曰具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

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七安得九族而親之禮
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
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
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鳳子生契是聖人感見于
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
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
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
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

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宏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証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虬生契卽是不由父矣又何怪于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舅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雖是感生稷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虬仍御

于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又誕寘之隘巷傳天生
后稷異之于人正義釋傳曰異之于人者猶有奇相
異表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
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聞知之耳

按鄭氏說姜嫄之事怪誕不經雖經先儒辨議而
後人終有信從之者良由后稷生而見棄明非無
因若循人事之常安有棄實之理孔氏釋傳以爲
稷有奇相異表又苦于書傳無徵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亦何怪爾矣然愚竊以爲后稷見棄之故
詩已歷歷言之而人不之察而以爲書傳無徵豈
不自惑哉詩云誕彌厥月傳云彌終也終月而生
子怪異莫甚焉怪之異之而有不棄之者乎或曰
終一月而生子世俗所駭聞振古所未有吾子橫
造此言無乃爲妄乎曰此何爲妄如鄭語說府之
童妾不夫而育孕十五年而生褒姒王肅難鄭云
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孔

氏駁之曰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
肅信一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
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于爲惡短于爲善肅
之乖戾此尤甚焉如此言之則孔氏信上帝實長
于爲善彌月而生與孕十五年而生妖祥不同皆
天之爲之也若終人道十月而生何足形諸歌詠
且所謂先生者謂方終一月巳先生而如達耳經
之成文粲然可按何俟另生枝節哉夫禱祈而生

于生于而怪因不敢育而棄之棄之有異而收養
之此皆人情不必與天爲構履上帝之貳而後生
明知其異冀釋天下之疑而後棄也求之于經不
能得于是又有馬蝠造爲遺腹而生之說王基駁
之曰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
未必皆賢聖姜嫄御于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
有神竒而實之子襄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
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豈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污

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馬謂
王基駁馬融之說亦卽所以駁鄭也就如鄭言審
是大帝之子凡妖邪感動之氣俱是反常姜嫄履
巨跡而有身何以知其必爲聖子而真之于寒冰
乎且有夫而生子人何所疑而乃棄之以招謗耶
假令鳥不覆翼疑終逾甚當何以自明哉况如鄭
氏之說簡狄吞卵仍御于夫姜嫄祀祿何獨不可
而必解爲媧拇心動耶史公之言本多夸大劉媪

感龍之事何足引以斷經耶又引蒲盧爲喻謂天
氣因入之精是稷之生仍由其父矣且引蒲盧以
斷聖鳥龍屬支蔓天地開胎卵濕化生生之局變
幻無窮何足以之概人道耶張蠋之論更爲無謂
夫后稷由姜嫄禱祈而生自可歎美其母孔子以
聖母禱于尼山而生叔梁聖父顏氏聖母配合生
子人之常道何故後人但傳聖母不以此稱美聖
父耶且詩如此例者多矣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纘

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皆美其母不愛其父也至立廟之事則更不足辨既右昭考亦右文母詩之事也考仲子之宮春秋之事也若謂因屢跡生棄遂爲立廟彼商之人又何不爲簡狄立廟耶連篇累牘愈繁愈亂而古聖之誕生竟成爲妖妄不可究之事矣至如元鳥毛義自確鄭亦倡爲異說試思簡狄何由而知燕那宜男遽取而吞之耶又據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燕那麟亦必

無完理水淺而卵壞水深而卵沈亦無緣遂取而吞之若謂怪異之事不可理求則牝雞無牡亦能育卵天何不更使簡狄不必吞卵而遂生契耶安得起康成而一問之

實單實許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傳單長許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單謂始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也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

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正義釋箋曰儀禮注云禫之言澹也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許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入之事推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按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又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

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

按覃訃言其形體之異載路言其聲音之異能匍匐而卽克岐嶷能就食而卽知蓺菽言其早慧之異此與孔子之嬉戲陳俎豆亦復何殊生知上聖大異凡庸者此可見矣鄭氏誇姜嫄之事至于奇之又奇不可思議既生后稷亦止與尋常小兒等何異于其母而不異于其子哉

自有在家室傳命事如之國也其言曰臣台而三月
稷故國后稷于邵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
堯改封于邵就其成國之家室無更變也正義釋傳
曰世本云有邵氏女曰姜嫄故知邵是姜嫄之國也
言國后稷于邵猶文王箋云而國于周后稷以前未
有國于此始封之也正義釋箋曰鄭以姜嫄之夫先
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
文中侯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

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
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卽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
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于郃必
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爲堯周本紀云禹封
棄于郃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
信也杜預云郃始平武功縣所治蘆城是也

按姜嫄出于有郃后稷之封卽有郃家室毛傳之
解法好鄭箋云改封于郃就其成國之家室是以

卽爲往就之義則經第言卽郟家室可矣何所爲
卽有乎且稷蒞始已有國則因而大之可矣何必
改封于郟乎鄭云稷先有國亦未據知何國安數
典而背毛義何哉卽依鄭所最信之中候論之堯
卽位七十年其末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言斯
封亦足明其始未嘗有國矣漢書郊祀志云后稷
釁注釁讀如郟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五丈原卽
其地也鳳翔府郟縣亦有五丈原及釁亭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正義釋傳曰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于部是初爲諸侯故云始歸肇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爲郊也正義釋箋曰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爲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爲始之意也

校生民一篇紀周家所由始是生后稷祀之始也
有邠家室封之始也以歸肇祀禮之始也郊之祭
天上古行之未必如後世立五帝之名而有燔醜
寶威靈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等如鄒
氏之穿鑿也兆五帝于四郊周禮之文何得據以
斷唐虞以前之事且周禮自作兆詩自作聲尤不
可改也太史公帝王世紀多失之誣如堯契并是
高辛之子契十四世至湯棄十五世爲文王湯與

文王隔六百年爲叔姪謬乎否乎邵子曰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爲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余私竊以謂凡唐虞以前之事皆鄭氏之心所不得而知者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傳設席重席也緝御蹀躞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

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正義釋傳曰
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筵上簾而
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躡
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
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敬踧踖之容傳以授几
之時有踧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于老人當是承
述上文與鄭異耳正義釋箋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

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設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于老者異于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爲惇史

按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而周禮司几筵所設天子止蒲筵次席纁席諸侯止莞筵纁席甸彼喪紀則有席而無筵其說似與禮異蓋天子次席纁席皆重與莞席而五諸侯纁席亦重

與莞席而三皇氏謂三重者有四席爲三重謂鋪
莞筵三上加纁席一者誤也大夫則一筵一席所
謂再重也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
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則雖以平時講說
之客亦用重席以處之矣行葦之篇言王與族人
燕食因而養老乞言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肆筵
設席者承或肆之筵而言之也授几有緝御者承

或授之几而言之也毛傳云設席重席也緝御踞
踏之容也一詳肆筵之制一表授几之容猶下云
或獻或酢洗爵奠罍洗爵承或獻之事奠罍承或
酢之事耳而鄭箋以設席授几專屬老者緝御爲
敦史之職正義釋箋謂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
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于老者然則上章已云授
几今授几之後復有緝御豈上章之授几非主于
老者乎抑肆筵授几皆主于老者乎又云少者或

單席矣天子燕兄弟以單席禮所未聞孔氏云或單席則其言已不敢自信也若謂老者從優則少者宜降禮既以授几優老者矣何得降殺至少者之席乎又正義釋傳引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春官亦無此注且筵席雖通毛傳之意筵是在下席是在上分別言之未嘗以爲通也如士冠禮單席亦稱就筵蓋對文則筵席別散文則筵席通經之筵席并舉肆筵是肆筵設席是設席卽不得

徑以筵爲席席爲筵也玉紉御之訓鄭說亦可通
姑尚存之可耳

令終有俶傳俶始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
又厚之正義釋傳曰俶始釋詁文王者先成民而後
致力于神故始于饗燕終于享祀正義釋箋曰箋以
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俶亦是
介爾之事俱爲神祐受之于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
始終故不從俶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爲厚

禮記文倣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倣猶厚也言天
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
至也

棊湯誥曰慎厥終惟其始蕩之蕭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而有始之善則長保其善矣威儀孔時
者始之事也孝子不匱者終之事也倣之爲始義
當從毛但其以始終爲始于燕饗終于享祀似不
必拘耳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云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類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正義釋箋曰各
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
從朝廷而至于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
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類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
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

按鄭以類爲族類與左傳引詩之意相合且以次
節永錫爾類推之此亦宜爲族類

室家之壺傳壺廣也箋云壺之言捆也室家先以捆
捆繳已乃及于天下正義釋傳曰釋宮云宮中巷謂
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王肅云其義道
施于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人民
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人民
故以壺爲廣也正義釋箋曰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
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

摺繳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韋昭皆取此
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壺爲廣與毛異耳
按壺之爲廣國語訓之毛傳述之其義自確鄭以
爲摺繳摺過而密繳則義不得爲廣明鄭欲異毛
矣韋昭注國語合毛鄭之說而一之亦不欲離間
先儒耳然鄭氏之志初不與毛同也又爾雅所謂
壺別是巷名王肅注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
名也永言其長壺言其廣或亦取此廣義以名之

如孔氏所說與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傳鳧水鳥也鷖鳧類太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鳧鷖在沙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鳧鷖在渚箋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邴

也喻祭天地之尸也鳧鷖在涑箋云涑水外之高者
也有塗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鳧鷖在甕箋云
甕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故以喻

按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
考之氣也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然則祭之立
尸明人鬼乃用之若天神地祇尊無二上豈得以
人體攝之郊特牲曰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
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燔柴而不爲埴特牲而無他

薦至敬無文安有天皇大帝五方五帝假靈于七
尺之軀者哉則謂祭天地用尸者恐已非耳若夫
山川之尸尤非其制書稱犇于山川公羊稱望者
何祭也明山川之遠者遙望而祭之使顯與公尸
相對則近與人接無所爲望至于八蜡之禮多由
報祭索饗與司嗇之類尚得曰此可用尸彼虎
貓之等既非人類郵及表賤安有形骸而皆謂有
公尸之設象抑亦泥之又泥者矣